



晚年老舍。

前几天在重庆北碚偶然发现老舍抗战时期的旧居，一个不大的院落，地处闹市却非常幽静，院中花木葱茏，小楼前是老舍的坐像，神态安然，依然是画册中常见的模样。游览完毕在院中小憩，突然想起，今年8月24日恰好是老舍去世50周年的忌日。

老舍是老北京人，出生在皇城根下，除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外，老舍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、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教书、写作，抗战爆发又到大后方主持“文协”，直到1949年后才回北京。在老舍生活过的这些地方，如今都还保存着他的故居，《骆驼祥子》《四世同堂》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就是在这些斑驳的老房子里完成的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些文字的气息。

旧居里，老舍的文字在安睡

文\本报特约撰稿 王凯

小羊圈胡同

老舍出生在北京护国寺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，不过他从未向人提起他出生在哪所房子里，直到1979年他的自传体小说《正红旗下》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，家人才根据小说的描述找到老舍的诞生地——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大街东侧的小羊圈胡同。

小羊圈胡同可以说是老北京最窄小的胡同了，最窄处不过一米，最宽处也不过一米半左右，面向大街的出口更是逼仄隐蔽，仅有三块方砖宽窄，人们往往不能注意到它的存在，正如老舍在《四世同堂》中所说：“那么窄小，人们若不留心细找，或向邮差打听，便很容易忽略过去。”但在胡同内有两个相互分离的葫芦型的空场，非常宽阔，大概是因为这种格局颇似羊圈，所以就命名为小羊圈胡同了。1898年农历小年酉时，老舍就出生在小羊圈胡同五号院三间北房中东头一间，并在这里度过了贫穷、孤寂的童年，直至十几岁时才搬走。老舍常常在院子里和姐姐一起玩羊拐，玩腻了便又用模子扣出各种各样的泥饽饽，就像《四世同堂》里的小顺子和妞子一个样，他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：“我不知在这里曾消磨过多少光阴，啼哭过多少回。”

当老舍家人找到小羊圈胡同后，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地方早就在老舍笔下见识过了。对于自己与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的地方，老舍怀有无法割舍的情感，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小羊圈胡同的影子，胡同口原来有处茶馆，后来改为新泉浴池，据一些老人回忆，北京人艺舞台上的《茶馆》就很像当年胡同口那个茶馆。在老舍小说里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老字号如“柳泉居”、“天泰轩”和“英兰斋”也都在小羊圈胡同的周围。从胡同向北

不远，就是老北京赫赫有名的积水潭，当年这里非常幽静，有山有水，有芦苇，有石头，老舍小时候非常喜欢这个地方，经常在此玩耍嬉戏，他在散文《想北平》中曾这样写道：“面向着积水潭，背后是城墙，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芦苇叶上的嫩蜻蜓，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，心中完全安适，无所求也无所怕，就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。”

1949年后，小羊圈胡同因言之“不雅”而更名为小杨家胡同，那所“一向不见经传”的老胡同也就随着老舍的文字留在人们记忆中了。

《大明湖》的火劫

1930年春，老舍受聘担任齐鲁大学教授，在济南生活了五年之久，所以老舍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当成了大半个济南人，常自称济南是“我的第二故乡”。教书之余，老舍先后创作了《一些印象》《春风》《趵突泉的欣赏》《大明湖之春》等多篇与泉城有关的散文，他把济南的山、水、湖、泉、寺、塔、夏日的荷花、春天的杨柳，甚至大明湖游船上漂亮的对联都写进他的文章里了，把一座城市描写得那么典雅、精致、动人且富有诗意，这在老舍一生的创作中是非常罕见的。

老舍在济南换过几处住宅，但住得最久的是齐鲁大学附近的一所小院（今历下区南新街58号），在这里老舍有了第一个孩子，起名“舒济”——明显带有济南的影子。

齐鲁大学的许多教师都在南新街居住，学校的校长、英国人布鲁斯就是老舍的邻居。老舍居住的小四合院有二道门，佣人老田夫妇住在门房，内宅老舍一家居住，东边两间是厨房，西边两间为餐厅，北屋上房三间分为两半，东边是老舍夫妇的卧室，西边是会客厅和书房。老舍爱养花，院子里种满了花草，一个大水缸还养了金鱼荷莲，院里还有一口小水井供全家使用。多年前我曾探访过这个院落，当时还是民居，主人热情好客，但房屋已破败不堪，只有那口小水井还是当年模样。

初到济南时，老舍刚刚结婚，生活安定，此间他以济南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《大明湖》。1928年“五三惨案”，济南血流成河，无数百姓死于日寇之手，“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”的美丽泉城“一切都似笼罩在一片灰色的大梦中”。残酷的现实深深地刺痛了老舍那颗善良而敏感的心，每当他看到济南古城墙上斑驳的“炮眼”时，就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慨，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创

作的冲动。经过半年多的资料搜集和酝酿，1930年冬，老舍开始了《大明湖》的创作。

但这部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小说最终却毁于日本人的炮火之中，未能与世人见面。原来小说完稿后，老舍将其寄给了上海的《小说月报》，1932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印刷所被日本飞机炸毁，即将付梓的《大明湖》也丧身火海，从此夭折。老舍没有留底稿的习惯，也没有勇气重写，后来在朋友们劝说下，老舍将《大明湖》中最精彩的部分写成一部中篇小说，这便是有名的《月牙儿》。

对于《大明湖》的遭遇，老舍极为痛心，他曾用他那特有的幽默辛酸地调侃说：“到济南后，自己印了稿纸，张大格大，一张可写900多字。用新稿纸写的第一部小说就遭了火劫，总算走‘红’运！”老舍夫人胡絜青也在《正红旗下》序言中评论：“（老舍小说中）遭遇最惨的大概要算20世纪30年代在济南写的长篇小说《大明湖》了。”

青岛的红樱绿海

1934年，老舍离开齐鲁大学去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任教。

初到青岛时，老舍住在莱芜一路（今登州路），不久就搬到了金口二路（今金口三路2号乙）。诗人臧克家曾在山大读书，毕业去外地教书，放假时经常回青岛找同学师友聚会，与老舍来往颇多。对于老舍在青岛的寓所，臧克家在《老舍永在》一文中说：“记得老舍住在离大学路不远的金口二路，走完大学路，过了东方市场就到了。小门东向，一进门，小院极幽静，草坪碧绿，一进楼门，右壁上挂满了刀矛棍棒，老舍那时为了锻炼身体，天天练武。”

1935年暑期，臧克家又来青岛避暑，与王统照、老舍、洪深等友人创办了文学周刊《避暑录话》。臧克家经常去金口路约老舍出去散步、聊天，他曾在文章中充满感情地回忆说：“晚饭之后，黄昏之前，我同老舍二人，沿着海边的太平路漫步西行。这时，碧海蓝天，辽阔无际，远处的小青岛也用青眼迎人。我俩迎着西天的红霞，一绺一绺，像红绸丝遥看着一片绿色。”

老舍在山大教书期间，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樱海集》和《蛤藻集》。据胡絜青回忆，《樱海集》就是老舍在金口二路编定的，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十几个短篇，也“差不多都是在青岛写的”。正因为此，老舍在《樱海集》序言中专门向读者描述了这所房子：“开开屋门，正看邻家院里的一

树樱桃。再一探头，由两所房中间的空隙看见一小块儿绿海。这是五月的青岛，红樱绿海都在新从南方来的小风里。”这也是这本小说集被命名为《樱海集》的原因。

金口路的房子很舒适，但环境有些吵，不利于老舍创作。1935年秋，老舍一家搬到了黄县路6号的一座楼房里。当时附近就只有这一所房子，环境非常安静，老舍经常坐在院子的树荫下沉思。老舍在黄县路寓所创作了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如今这所老房子被命名为“骆驼祥子博物馆”，成为青岛的一张文化名片。

老舍在山大待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影响却很大，他在山大开的课程有《小说作法》《文艺批评》《高级作文》和《欧洲文学概论》。老舍生性幽默，一口京片子，学生们都很喜欢听他讲课，但他自己却很谦虚，常常对学生们说：“肚里的东西，两个礼拜，顶多两个礼拜就倒光了！”

老舍喜爱武术，也喜爱京剧，



老舍青岛故居。

他工老旦，下课休息时，常常为同学们唱上一段。据学生回忆，有一次学校开联欢会，老舍还拿着筷子和碟子唱了一段“数来宝”。老舍就是这样一个快乐的人，总是把笑声和欢乐带给大伙，所以老师和学生都称他“笑神”。

老舍与山大有着很深的感情，他专门写了一篇名为《青岛与山大》的文章，刊载在1936年年度版《山大年刊》上，他在文中这样写道：“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的都市，它到底是在山东。‘山东’二字满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，所以山大——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——不但是个北方大学，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‘山东’精神的一个。”

抗战爆发后，老舍由山东只身前往武汉参加抗战，1946年后又应邀去美国讲学，此间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致信老舍邀其回校任教，老舍本人也有这个意向，但最后终因多种原因未能成行。1949年后，老舍回国担任了文艺界领导职务，据说他的好友、山东省文化局长王统照邀其到山大再执教鞭，但这已不是老舍自己所能决定的事了。■



老舍在重庆北碚的故居。